

【台湾】诸葛青云

武侠小说大系

# 铁板铜琶



湖南文艺出版社

铁板铜琶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

Z47.58/418

13



0391124

〔湘〕新登字 002 号

铁板铜琶

褚葛青云 著

责任编辑：朱树成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0 插页：6

字数：69.9 千字 印数：20001—25000

ISBN7—5404—1119—8

I·901 全套〈上中下〉定价：39.20 元

厂址：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410145

## 细将风教入章回

诸葛云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痴，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相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郎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舔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滴落，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换言之，这种“消耗心力，娱乐

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

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迹，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粲!!!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振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 目 录

第 一 章	世外桃源飞血雨 .....	( 1 )
第 二 章	九死一生 .....	(34)
第 三 章	细说根由 .....	(67)
第 四 章	瞒天过海 .....	(102)
第 五 章	席次之争 .....	(130)
第 六 章	将错就错 .....	(161)
第 七 章	关中三鬼 .....	(190)
第 八 章	情有独钟 .....	(218)
第 九 章	化险为夷 .....	(247)
第 十 章	令主杨威 .....	(276)
第 十 一 章	不卑不亢斗太君 .....	(299)
第 十 二 章	初显神技退双矮 .....	(330)
第 十 三 章	最痛苦的时刻 .....	(367)
第 十 四 章	共商密计 .....	(394)
第 十 五 章	各有隐衷 .....	(420)
第 十 六 章	弃暗投明 .....	(453)
第 十 七 章	独探摘星楼 .....	(482)

第十八章	谈往事令人悲伤 .....	(512)
第十九章	不祥预兆 .....	(542)
第二十章	却敌解毒 .....	(573)
第二十一章	一段秘辛 .....	(612)
第二十二章	徒劳无功 .....	(633)
第二十三章	方府探秘 .....	(663)
第二十四章	魔劫重重 .....	(693)
第二十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	(719)
第二十六章	腥风血雨漫北邙 .....	(748)
第二十七章	侥幸脱困 .....	(777)
第二十八章	重创番僧 .....	(808)
第二十九章	将计就计 .....	(836)
第三十章	千钧一发 .....	(863)
第三十一章	空前三式报亲仇 .....	(893)

## 第一章 世外桃源飞血雨

大理，为滇西重镇之一，古为南诏国郡，元、明、清三代均称太和，县城在点苍山中和峰下，原为唐代贞元中南诏孝桓王异牟寻所筑之萃直畔城，也就是汉代的叶榆城，城高二丈四尺，周围七里三分，分四门，东为洱海，西曰苍山，南称双鹤，北名三塔，上关与下关左右夹峙，背倚点苍而面临洱海，形势之胜，风景之佳，甲于滇西。

凡是到过大理之人，都知道大理有名闻遐尔的“风、花、雪、月”四景，那就是下关的风，上关的花，点苍的雪，洱海的月。

同时，凡是武林中人，也都知道大理城旁的点苍山中的住着以风、花、雪、月为号而功力高不可测的武林四位怪杰。

这四位武林怪杰，就是“神风秀士”吕伯超，“惜花公子”白晓岚，“白雪公主”江丽君，“恨月山人”古太虚。

“神风秀士”吕伯超以“一阳指”及轻功号称独步宇内，据称系以往大理王朝段皇帝的嫡系传人，其余白、江、古三位，则分别以“飞花掌”“白雪剑”“醉月拳”三种绝艺镇慑武林。

这四位武林怪杰，都是侠名远播，嫉恶如仇，一般武林败类和江湖宵小之流，莫不闻名丧胆，同时因他们各有一个怪僻的脾气，即使一般白道人物，亦均敬鬼神而远之，因此黑白两道，公送了他们“武林四绝”的道号，但也有称他们为“武林四怪”的。



四位中，“神风秀士”吕伯超是大理世家，“惜花公子”白晓岚与“白雪公主”江丽君则是中原人物，同时又是一对恩爱夫妻，至于“恨月山人”古太虚，则没人知道他为甚么要取那么一个古怪的道号。

可不是么！月亮有甚么可恨的？

也许是基于惺惺相惜，或者是“怪”气相投，这四位本是天南地北的武林怪杰，竟出人意外地在大理定居下来，而且在点苍山北面的三阳峰下，共同建筑了一座规模宏伟而美仑美奂的庄院，名曰“避秦别院”。

庄名“避秦”，顾名思义，当知道这四位武林怪杰，是已经厌倦了江湖上的血腥生涯，身倦思还，有意就此归隐了。

不过，当他们四位共居于避秦别院时，年纪都在三十到四十之间，以如此盛年而竟言归隐林泉，那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但事实粉碎了一般人的疑念，“武林四绝”自隐居点苍山中之后，已经足有十年，足迹未出点苍山一步。

十年中，不但有好些远道专程来拜访，或是有所求的武林人物，都尝了闭门羹，即连近在咫尺的大理城附近的道上朋友们，也从来不曾发现他们四位的侠踪。

而据那些尝过闭门羹的武林人物所传出的消息，避秦别院围墙高达五丈，周围并有十五丈以上的护城河，这些人又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都是在到达那避秦别院尚有半里之遥，莫名其妙地被人点了穴道，又莫名其妙地被人送回大理城中。

这情形，当然会使远道而来的武林人物失望和怨怼，也自然会引来很多武林人物的怀疑。

但也有很多人暗地里感到庆幸和轻松，那就是那些江湖宵小和武林败类们。

当然啰！有力量管制他们的克星们，已不再过问武林中事，他

们不是又可以为所欲为地得其所哉了么！……

十年的时间不算太短，而活动在现实生活里的武林人物们，又往往是健忘的，于是，武林中又出现了一批有头有脸的人物，而那以风花雪月为号，曾经煊赫一时的武林四绝，就这么渐渐地给一般人遗忘了。

时维八月，节届中秋。

以“风、花、雪、月”四景中“月”景著称的洱海，该是又有一番热闹的了。

洱海，又称西洱河，古称叶榆水，以其形势如月抱珥，故名洱海，其源来自罗谷，东纳东山老太篝火。东南纳凤仪波罗江水，并纳点苍山十八溪之水，东西宽约二十里，南北纵长约百里，算得上是一个高原大湖。

出口经下关折西而出天生桥，回绕于点苍山后，下五十里纳于漾濞江西南而与沧澜江汇合。

洱海有三岛四洲，三岛为：金梭、玉几、赤文；四洲曰青莎鼻、大贯湖、鸳鸯、马帘，古诗中有：“泛舟洱水，卧数溪峰”之佳句，可说写尽了洱海的山光水色。

所谓洱海观月，多在满月时，青山笼翠，碧水连天，一叶扁舟，遨游于清风明月，碧波万顷之间，宛如置身于广寒仙景，令人尘念尽洁。

今夜万里无云，月华似水，点点轻舟，划破那水平如镜的湖面，映着中天皓月，荡漾起万道银蛇，此情此景，端的是集清幽瑰丽之大成，令人心旷神怡，块垒尽消！

一艘小巧渔舟，由大理岸边，向马帘岛方向扬帆徐徐滑进。

后梢甲板上，一老一少，两个渔人正在盘膝对坐，浅斟低酌着。

那老渔人须发斑白，满脸皱纹堆叠，看情形，至少也在六旬以上，他不时伸手扶扶舵柄，校正航行方向，有时端着酒杯，仰首凝望着中天皓月，那昏花老眼中，满是一片迷茫的神色。

那年轻的一个，年约十六七，两道剑眉斜飞入鬓，双目黑白分明，薄薄而殷红的嘴唇，整齐而洁白的牙齿，挺直的鼻梁，端正的面孔，衬托那猿臂蜂腰，尽管他目前是盘膝而坐，也尽管他穿的是一身渔家破烂衣裳，却仍难掩他那焕发的英姿，与英挺不群的仪表。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那黝黑得发亮的肤色，这可能是他那打渔的职业所使然。

可不是么！整天在湖面上与风为伍的人儿，他的皮肤怎能不黑得发亮呢！

这时，湖面上只有轻微的东风，这小渔舟那一张经风吹雨打太阳晒的破烂帆儿，几乎已失去了它的作用，因而那本来是徐徐滑进的小渔舟，也显得有气无力的慢了下了。

可是，船上的一老一少，却似乎都没注意到这些。

只见那年轻人的一脸困惑神色，呆呆地注视那老渔人，老渔人仰脸注视中天皓月如故，嘴唇微微翕张着，那昏花老眼中，竟涌起一片凄迷泪光。

那年轻人见状之下，神情一震，双目大张地脱口一声惊呼：“贾伯伯……您……”

那老渔人似乎自觉失态地笑了笑，举杯截口道：“小明，干杯！”

这话虽然是笑着说的，可是任谁都看得出来，那笑容实在太勉强了！也太不自然了！

那年轻人摇摇头：“贾伯伯，您知道我是不能多喝酒的。”

老渔人笑道：“小明，今天是你十五岁的生日，伯伯很为你高兴，你总不能扫伯伯的兴啊！”

那被唤做“小明”的年轻人注目漫应道：“今宵您老委实是很高兴，高兴得连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哩。”

那个叫做“贾伯伯”的微微一怔，苦笑道：“这个……我想到我那心愿再有三年就可以完成了，所以……”

“小明”淡然一笑接道：“所以说高兴得要掉眼泪了，是么？”

“贾伯伯”连连点头道：“正是，正是。”

小明神色一整道：“贾伯伯，人家都说我像一个大人了……”

“贾伯伯”连忙截口道：“可是，事实上你今年才十五足岁。”

“小明”道：“这有甚么关系呢！只要我已像一个大人，能够做大人的事就行了，是么？”

“贾伯伯”摇摇头道：“不行！孩子，我估计你的武功必须还要三年才能大成。”

顿了顿，又轻叹着接道：“你不知道伯伯要你办的事多艰巨！多危险！如果你的武功不到炉火纯青之境，不但不能完成伯伯的心愿，也得使你白赔一条小命。”

这说话之间，那握在“小明”手中的酒杯，忽然发出“嘶嘶”锐响，并冒着袅袅白气。

“贾伯伯”的昏花老眼中，陡地射出两道奇光，那皱纹堆叠的老脸上，也洋溢着一片飞扬神采，嘴唇牵动了一下，却没作声。

少顷之后，“小明”杯中的烧酒已蒸发净尽，而那只磁质酒杯，也化成一堆石粉，由指缝间“沙沙”地滑落在甲板之上。

“贾伯伯”猛吸一口清气，似乎是想强行抑平心头的激动，小明却轻松地注目笑问道：“贾伯伯，小明这一手还算过得去么？”

“贾伯伯”一仰脖子，喝干了杯中的酒，捻须微笑地点点头道：“行！小明，你的进境已远超我的预计，不过……”

顿住话锋，声容俱壮，接道：“你目前的成就，顶多也只能算是一流高手中的佼佼者，与我所预期的成就，还差了一大段距离。

“小明”怔了怔道：“贾伯伯，您的那个对头，就那么厉害么？”

“贾伯伯”轻轻一叹道：“是的？那老贼是当今武林中，少数几个顶尖高手之一。”

“小明”注目问道：“那究竟是什么人？”

“贾伯伯”道：“这个么，等你的武功达到我想像中的火候时，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小明”的嘴唇牵动了一下，但“贾伯伯”却飞快地接道：“孩子，别急，伯伯是当事人都不急，你急些甚么！”

顿住话锋，同时斟满酒杯，举杯接道：“人生几见月当头！孩子，干……哦！快取一个杯子来，莫扫伯伯的兴。”

这老儿敢情是忘记“小明”的酒杯已化成一滩石粉，总算他还没醉，知道要“小明”再取一个杯子来。

“小明”取来另一个酒杯之后，老少两人就开怀畅饮开来。

远处，一阵“叮叮咚咚”的琵琶声响处，紧接着一缕清音遥遥传来：

霜冷离鸳鸯失伴，

有人同病相怜。

拟凭尺素寄愁边，

愁多书屡易，

双泪落灯前。

莫对月明思往事，

也知消灭年年。

无端嘹唳一声传，

西风吹只影，

刚是早秋天。

歌声婉转凄凉，动力心弦。

渔舟上的老少两人，循声望去，只见一箭远外，一叶扁舟上，

一位白衫文士与一位红衣女郎并坐船头，冷月清辉之下，丽影双双，红日相映，显得特别耀眼，那歌声，显然就是那红衣女郎所唱出。

中秋佳节，挟妓游名湖，虽然未免近于招摇，但名士风流，倒也未可厚非。

只听那男的朗声笑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不过——紫娟，现在刮的是‘东风’而不是‘西风’，而且‘吹’的也不是‘只影’，而是‘双双丽影’，是么！”

“叮叮咚咚”声中，清音又起：

风絮飘残已化萍，  
泥莲刚倩藕丝荣，  
珍重别拈香一片，  
记前生。

人到情多情转薄。  
而今真个悔多情，  
又到断肠回首处，  
泪偷零！

只听得那男的拊掌大笑道：“好一个‘人到情多情转薄’……”

话声未落，却陡地发出一声惊呼！

渔船上正听得入神的老少两人，也情不自禁地嚷道：“糟了……”

同时那艇上的船家也手忙脚乱地一面掉转船头向横里急驶，一面气急败坏地大声嚷道：“嗨！要撞船啦！还不快点转舵……你们没长眼睛么……”

原来是一艘灯火辉煌的大型楼船，正乘风破浪地向那小游艇急驶而来。

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噔”的一声大震过处，小艇已人仰马翻，同时一阵尖叫声与救命声也立即传出。

可是，那一艘楼船上的人，不但没有采取救人的措施，却反而发出一阵宏烈的哈哈狂笑。但那楼船的横冲直撞的急驶之势，却已猛地迟缓了下来。

“救命啊……”

“救命……”

那一对游湖的男女仍在拼命挣扎着，偶然迸出一声呼救之声。

那落水的船家，由湖面上抬起头来，破口大骂道：“混帐东西，撞翻了船，还不救人……”

口中喝骂着，人却已向那红衣女郎身边，腾出左手，将那已被湖水灌得即将没顶的红衣女郎的头部托了起来。

楼船上传出一声冷笑：“不长眼的狗东西！谁教你阻住咱们的航道！”

另一个苍劲的语声同时讶然道：“噫！这妞儿好标致……”

那船家怒声叱道：“奶奶个雄，你们不是赶去奔丧么，这会怎又有工夫欣赏女人起来！”

听口声和语气，这船家显然不是本地人。

楼船上那苍劲的语声冷哼一声道：“狗东西还敢骂人！李四，赏他一镖！”

一声暴喏，一线乌光，由楼船上激射而下，迳取那船家的头部。

那船家果然并不简单，在如此突起意外的情况下，竟然左手将那红衣女郎一推，他自己却一个“鱼鹰入水”，立即钻入湖心之中。

楼船上传出一冷笑道：“这洱海中，果然是卧虎藏龙之处。”

这时，附近的游艇，已纷纷向这儿驶来。

当然，这些游艇中，有些是为了救人，也有些是赶来瞧热闹  
的。

其中，却以那老少两个所驶的那一艘小渔船驶得最快。

小渔船上，那张残破的风帆已经卸下，精壮得像一头小牛似  
的“小明”，两手操桨，疾驶如飞。

刚好此时那红衣女郎向水底下沉，湖面上冒出一串气泡。

“小明”见状之下，右手中木桨一拨，小渔舟来了一个四十五  
度的急旋，他自己踊身跃入湖中。

紧接着，“哗啦”一声，“小明”已双手托着那红衣女郎冒出  
湖面。

在此同时，那老渔人也已将那白衫人救上渔船。

时序虽已中秋，但因云南气候温和，一般人穿着仍然单薄得  
很，而“小明”所托起的红衣女郎，竟是穿着一身绸质衫裙。

这绸质衫裙一经湖水打湿，自然是紧紧地粘贴肉体之上，将  
那一个本来是丰满而曲线玲珑的胴体，衬托得格外惹眼。

尽管她此时全身湿淋淋，软绵绵地偎在“小明”的臂弯之中，  
月色下，但见她，年约三十左右，弯弯的长眉，大大的眼睛，悬  
胆似的鼻子，新菱似的小口……一切的一切，都够得上是花容月  
貌，国色天香。

尤其衬托她目前这一份狼狈的状态，更反而使她宛如一朵出  
水芙蓉，特别撩人情思。

也唯其如此，使得围观的游艇上和楼船上的人，不分男女，一  
时之间，都像中了邪似地呆住了。

当然，这些人也忽略了“小明”双手托着一个大人，站在深  
不可测的湖水中，却仅被淹没膝盖，所显示出的绝顶水上功夫。

同时也忽略了那红衣美妇此情此景之下，手中还仍然抓住一  
具琵琶的反常行动……



这刹那之间，湖面上除了湖水拍击船舷的“哗哗”水声之外，可说是像死一样的沉寂。

不过，这沉寂也仅仅不过是那么一小顷！紧接着，那楼船上传出一个威严的语声说道：“咳，小子，将这娘们儿抛上来！”

“小明”对那楼船上的的叱喝，根本置若罔闻，手托红衣美妇，踏波向渔船淌进。

只听得那楼船上的威严语声怒叱道：“小子想死！”

此时，“小明”已泅近渔船，将红衣美妇轻轻送入船中，自己也蹚身爬了上去。

那“贾伯伯”低喝一声：“小明，不必理他们！”

话声中已掉转船头，即待驶离这是非之地。

但他方自木桨用力一划间，船头却猛然自动转向，竟向那楼船撞去。

这情形，当然是水底下有人在弄鬼，要不然，好好的已经调整方向，怎会又自动转向呢？

“贾伯伯”神色一变间，已自浆舵兼施，重行将方向纠正，免去撞船之危，同时向“小明”沉声喝道：“小明，下去瞧瞧，当心暗算！”

“小明”方自微微一愣间，那最先被救上船的白衫人，却突然向红衣美妇一施眼色，出手如电，一把扣住“贾伯伯”的右手腕脉，同时淡然一笑道：“不必走了，老丈。”

这白衫人年约三十出头，虽然也算是眉目清秀，颇有书卷气，但他这一笑，却阴森至极，令人毛骨悚然。

尤其其他这种出人意外，以怨报德的卑劣手段，更令那“贾伯伯”不由地心底一凉，已意识眼前是怎么一回事了。

但“贾伯伯”还来不及采取行动，事实上他右手腕脉被扣，体内真气已无法流转，也没法采取甚么应变措施了，不过，那“小